



E-mail:hdzk@ycwb.com

羊城晚报



文周刊 · 广角

2021年4月25日/星期日/文化副刊部主编/责编 吴小攀 / 美编 肖莎 / 校对 潘丽玲

A6

“老炮艺术家”的新尝试

□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实习生 黄绮雯

张晓刚、方力钧、刘小东、张培力、曾梵志、岳敏君、王广义……上个世纪90年代掀起中国当代艺术旋风的那批艺术家们,以其鲜明个性前卫风格的油画作品,在国际美术界备受瞩目,如今,他们中有的运用人工智能、3D打印进行创作,有的“跨界”到水墨实验……

4月19日,刚刚落槌的香港苏富比2021春拍“当代艺术晚间拍卖”中,中国当代油画家张晓刚创作于1993年的《血缘:母与子1号》以3345万港元(约2802.44万元人民币)成交,这个数字在张晓刚过往的成绩中并不算亮眼,但它却是这场拍卖中最贵的中国当代艺术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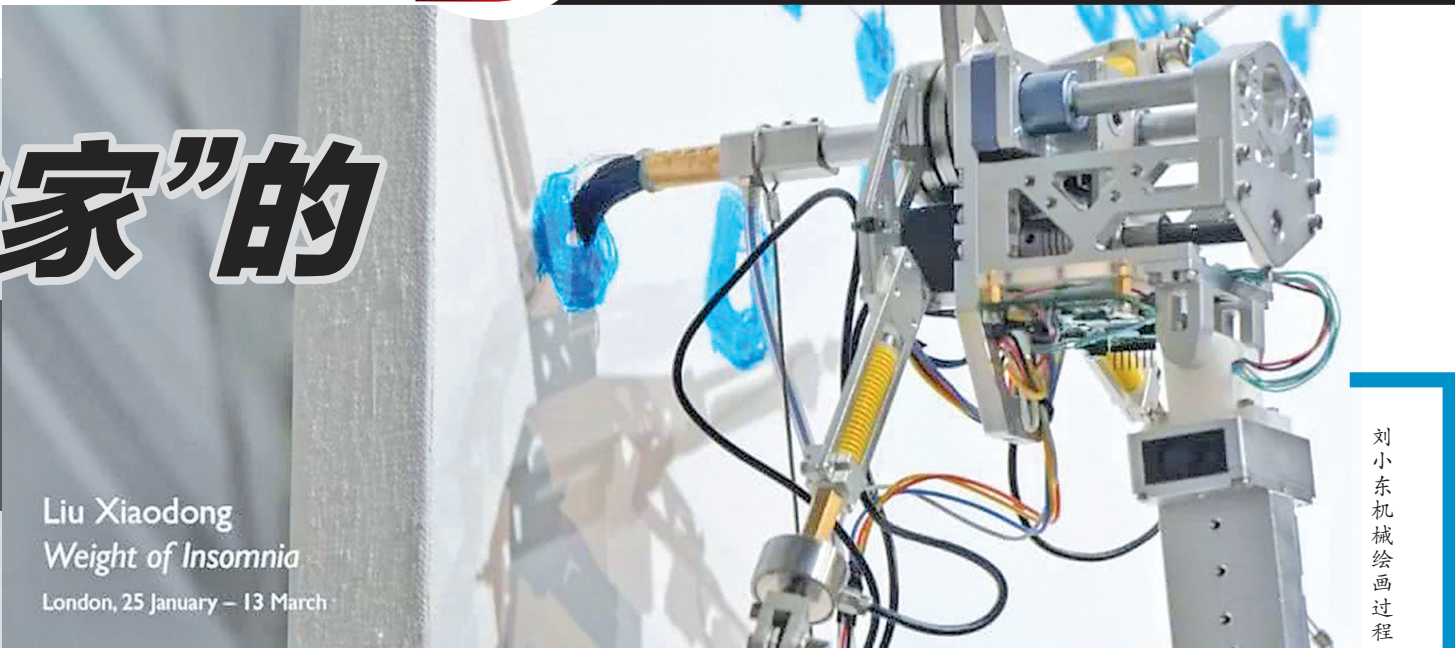
2003年开始,中国当代艺术以不断攀升的天价作品以及人气极高的艺术明星,吸引着国际艺坛的注意,张晓刚无疑是近年来老炮艺术家里展览数量最多、表现最活跃的一位,他自1993年起创作《大家庭》系列,画中的形象在中国当代艺术中极具标志性,至今仍备受瞩目。二十多年过去了,与张晓刚同期“暴得大名”的那批当代艺术家,不但仍在持续的创作中,同时也在不断地尝试创新。

作为曾经“玩世现实主义”的代表艺术家,方力钧的“光头”大幅油画,已成为他的个人符号。4月18日,方力钧的同名版画个展“方力钧”在北京798艺·凯旋画廊展出,重点呈现了方力钧从1999年至今创作的20余件版画代表作品。展览作品不仅有简洁平实的单色木刻作品,也有色彩强烈的套色木刻版画,其中以电锯替代传统刻刀的大幅版画作品,也是本次展览的重点。

2019年,刘小东推出他的新尝试,用机器人和人工智能进行绘画。作品《失眠的重量》是

利用自动机械装置和监控摄像头创作的绘画作品,从画面上看,完全与艺术家此前创作的风格大相径庭。2020年疫情期间,刘小东个展“纽约之春”由中国录像艺术和媒体艺术的先行者之一、张培力在过去几年间对多媒体艺术中使用的媒介进行了一定的拓展。2019年至2020年,其个展《关于强迫症的年度报告》呈现了艺术家的最新探索。张培力从最新的数字医疗成像设备技术中提取自己的数字信息,通过3D打印、数据分析等新手段,将抽象的数据可视化有形的实体。

自2013年当代水墨引发关注后,观众也常能在当代水墨展览上见到方力钧、曾梵志、岳敏君等油画艺术家的身影。策展人鲁虹认为,方力钧、曾梵志、岳敏君等油画艺术家的水墨创作,这绝不是一场“跨界秀”,而是希望通过这些艺术家的水墨画创作以及开放性的思维对当代水墨艺术家有所启示,“新世纪以来中国当代艺术家不仅向西方学习,也向传统学习。他们的这种实践可以带来新的可能性。”



刘小东机械绘画过程

Liu Xiaodong
Weight of Insomnia
London, 25 January – 13 March



刘小东纽约之春系列:《双胞胎》



张晓刚《血缘——大家庭2号》

访谈

刘小东:林志玲支持我画《林志玲》

不以材料论先锋

羊城晚报:包括油画在内的架上艺术似乎正在边缘化,您怎么看?

刘小东:我从来不以材料或者媒介,作为判断艺术好坏的标准,也不以材料、方法作为衡量艺术家是否先锋的条件。因此我也不思考这个问题的。油画是不是边缘化,那是一部分人的问题,他们觉得就是吧,但是目前而言,油画的思维语言还是很强大的。每一个工具在不同的人手里有不一样的用法。油画也不需要向谁负责,它既不“土”,也不“先进”。关键的是谁在用它,用什么的思维方法。

羊城晚报:您去年疫情期间在纽约画了一批新作。近年的创作状态和过去有什么不同?

刘小东:和最早期相比,我现在创作状态好像要更放松一点。其实这个跟年龄有关系。年轻人都是紧张的、悲观的、焦虑的,活到一定年龄就宽散一点,放松一点,无所谓一点。我一直认为,一个人年轻的



和广州、深圳的缘分

确是个有吸引力的城市。

羊城晚报:很多广州观众熟悉您的作品《林志玲》。您和广州有怎样的缘分?

刘小东:我跟广州的缘分挺好的。全国的美术学院,除了我所在的央美,我上课讲座最多的就是国美。我总觉得广州人的思维方式很独特,他们的性格真的很生猛,对我而言非常刺激。我有很多朋友是广州的,跟广州人交往,太逗了;他们说话

我也听不懂。我跟广州的缘分就是这种性格的两极造成的。

羊城晚报:《林志玲》是您被官方美术馆收藏的第一张作品吗?

刘小东:不是,北京的美术馆,包括中国美术馆都有,在1990年代。《林志玲》是2006年为了在广东美术馆做展览而画的。当时我想在展览上和观众有一种互动,可那时候还没有网红,最火的明星可能就是

“大排档”比高楼还重要

到商场里去。这种生活、娱乐和艺术的界限越来越被打破,这让每个人都有了创造性。否则,知识变成某种权威,把持在少数人的手里。如果知识得不到分享,我觉得是有悖于今天发展的潮流,我们一定要尊重每个人的想象力。

羊城晚报:今天大家对于艺术的理解似乎有扁平化、娱乐化的倾向?

刘小东:这个我不知道,但我想起了香港当年的武打片那么好,那都是因为它扁平化、娱乐化,所以它在世界上独树一帜。那时候大家评论香港文化,都说它是“文化沙漠”。可回过头来看,香港的电影文化是华人文化最重要的一部分。说香港没有文化,

林志玲。我画了她,能够吸引年轻人到美术馆看展览,那多好。因为那时候单纯去美术馆,对年轻人来说是挺枯燥的事情,他们宁愿去电影院去咖啡馆酒吧。以前的美术馆整体而言比较严肃,还是一副教育人的面孔,反倒很难吸引人家进来。所以我画一个明星,目的是希望引导大家去看。林志玲知道我的想法也很支持我,就让我现场去画,画完了就挂上去。

其实还是站在一个高高的位置贬低世俗文化。我认为,世俗文化也能产生高级文化。世俗文化是很重要的。就像香港、广州的地摊、大排档,热火朝天,多么有活力。如果哪一天没有地摊、大排档,那才是没有文化了。所以,广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世俗精神,高楼大厦底下的大排档比高楼还重要。

观影 以情动人“红色戏”

□陈晓春

以革命先烈罗屏汉、张瑾瑜夫妇为原型而创作的电影《生死坚守》,即将在烈士家乡——原中央苏区梅州市隆重首映。影片首次艺术地再现了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罗塘谈判”。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面临战略转移。领导人审时度势,巧妙利用陈济棠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写信给陈取得联系,委派何长工、潘汉年与陈的代表杨幼敏等在寻乌罗塘镇进行秘密谈判,双方达成五项协议。“罗塘谈判”的成功达盟,使中央红军在长征之始顺利通过了设在赣南安远、信丰间的第一道粤军封锁线。“罗塘谈判”在党史军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光辉一页,充分彰显了我党我军领导人化危为机的驾驭力和“合作共赢”的思想光辉。

《生死坚守》是一部以情动人的情感戏,紧张与轻松、悲壮与欢快氛围的结合颇具匠心。军民情、战友情、夫妻情、母子情贯穿全片,感人至深,让观众潸然泪下。影片多次渲染了罗屏汉、张瑾瑜悲欢离合的情景:主力红军准备转移时,罗屏汉要把第二个孩子再次送入抚养,张瑾瑜难舍母子情,不愿答应。但为了不影响部队的安全,罗还是以请奶娘喂奶的方式把孩子送走……罗屏汉与张瑾瑜再一次的相逢与分离,是



罗屏汉从前线赶回来参加苏维埃政府的成立大会,二人来不及互诉衷肠,只能四目传情。张的脸上洋溢着幸福,期待着会议结束后告诉丈夫自己又已怀孕的好消息。但是由于叛徒出卖,敌人正向会场靠近包围,罗屏汉顾不得和妻子告别,就匆匆带领部队前去阻击。这一次的目目光相逢却真的成了永别。在一次突围战斗中,张瑾瑜英勇牺牲了。罗屏汉捧着妻子的遗物,疯狂地奔跑,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哭喊:“瑾……瑜……”这种情感的宣泄引起观众的共鸣。

“革命就要有牺牲,我们每一个留守红军都做好了慷慨赴死的准备”。无论是主人公罗屏汉、张瑾瑜,还是牺牲的大成、广夏、阿青、阿满,还有那些不知名的红军战士,他们都是为了人民的幸福,毫不犹豫地牺牲自己。更为可贵的是,面对生死抉择,他们总是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把死的危险抢在手里。他们的崇高品质与日同辉,光耀千秋。

札记 打捞时光记忆与历史足音

□徐南铁

夏天里,王业群送了他的两本新著给我。一本是散文集《广州往事——一个人和一座城市的简史》,另一本是作者署名为“边人”的长篇小说《寂静的湖区》。两种都是2020年4月刚出版的新书,分别由广州出版社和羊城晚报出版社出版。

《广州往事——一个人和一座城市的简史》包含20篇散文,是从汨汨流淌的时光里打捞记忆。写的是城市小景和个人旧事,实际是在写自己与这座城市在文化上的血脉联系。春节、花市、茶楼,还有那些以一个个街道和院落之名来谋篇布局的回忆,充盈着作者对青春、亲情、爱情的真挚,洋溢着对家庭、家族的感恩和眷顾。虽然是以个人视角回看这座城市的生活,但它不是一种仅仅停留于个体人生体验的狭窄印记。这些文章记载的脚印不但是作者自己的情感记录,更是时代大背景有明显烙印。

尤其让我注意的是,文章中那些关于作者所经历的经历。作者在省电影公司工作以及主管全省文化产业的时代,曾经锐意创新,大胆突破,虽然不乏挫折,却终究在广东的文化体制改革史上写下了值得记取的一笔。这些事件,书中都是以当事者的眼光抒写

的,在体现青春岁月的激情、困惑、彷徨的同时,不经意中引领读者贴近历史、感受历史。其展示的个人经历、情感与社会发展的交错空间,正是架构城市的基石。那些跨越几十年的城市变迁故事,是人生的流金岁月,让人读来不由陷入深沉思考,回味无穷。

至此,我已读过王业群的好几本著作,其中的《随物赋形》一书还是我为序。但那些都是散文随笔的结集,没想到他还创作了长篇小说,而且出手不凡。小说《寂静的湖区》长达51万字。故事基本是以主人公曹辉的一段生活经历为线索展开,当是以作者熟悉的生活、曾经的经历为底本来设计、组织情节的作品。曹辉的学识、思想、情感,都有作者心灵色彩的投射。或许可以这么认为:它是小说,却又是作者关于人生的另一种记忆、回望和理解。小说采用的是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叙述平实而沉静、温和,透现出理想主义的审美价值取向;不追求情节的起伏跌宕,叙事、议论和景物描写,以及其中的人物对话,均平稳节制,有张有弛。尤其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心理揣摩活动,在《寂静的湖区》里表现得非常丰富和细腻。

前些年我曾经去过一次小说中“湖区”所处的江汉平原,还特地绕到咸宁的向阳湖去转了转。那是“文革”期间文化系统的“五七干校”所在地,最多时有6千余名学员。如今“五七干校”早已成为历史,空空荡荡的“向阳湖文化展”简陋屋子显然已少有人光顾。我不知道王业群写的湖区具体在哪里,大致应不出“大荆州”这一片吧?非常巧合的是,这部小说的故事展开地点竟然是“向阳公社”,与向阳湖同名。当我读到《寂静的湖区》的尾声时,不由回想起那年我在向阳湖“五七干校”看到空庭凋敝时的万端感叹,似乎听到历史在荆楚大地的趑趄足音。湖区的寂静,是热闹甚至喧嚣过后的必然,也是历经沧桑之后宁静的心境。岁月、青春、爱情,永远伴随着生活。我们选择了时代,却可以从时代的内涵深处汲取生命的动力。

将《寂静的湖区》这部小说与王业群的散文作品一起阅读,可以同样感受到的是其夹叙夹议中的思辨性以及文字对文字的驾驭能力。这种看似不动声色的耐读力量,令我读来有意外惊喜。

如凭外在的标签识别,王业群不算文学圈子里的人。尽管他已经出版有好几



本文学著作,但是他并不扎堆,不在意圈子,也不在乎作品的推广和流布,更不热衷于评奖活动。这种心理状态,给他的创作营造出一种我手写我心的挥洒自如境界,作品因而自成一格,别具风采。

在《广州往事——一个人和一座城市的简史》中,王业群回忆了自己考中学的事。当年他读的是一所普通的郊区小学,所在班级也很一般,而自己的学习又不算刻苦。但是他却考上了炙手可热的华师附中,且是当年全校唯一考上的男生,而好几名成绩突出的同学,甚至包括学校的尖子生,都未能跨入华附的大门。这连老师都有些意外。王业群写道:“其现在想起来,这一点也不奇怪,在有一定基础的条件下,尽可能轻松一点的心态,往往是考场发挥得好的重要条件。”用这个道理来说明王业群的文学创作,也许有一些相通之处吧?

感悟 “80后”父辈的青春史诗

□于文岭



在爱的漩涡中进退两难

谁都不会否认,“爱”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之一。爱的形态包罗万象,有清新内敛的,也有轰轰烈烈的,有温情朴素的,也有匪夷所思的,如果要为“爱”建一座博物馆,每个小格子里放一个标本的话,世界上所有的时空恐怕都容纳不下。这是一个疯狂的念头,于是人们用文学和回忆来实现它。像《春山谣》这样的小说,大概便是这博物馆里并不起眼但余味悠长的一隅。

《春山谣》书写20世纪70年代的乡村生活。一群上海青年,来到长江中游一个叫春山岭的乡村,新的环境让他们感到震撼,新的生活时刻在考验着他们。与此同时,原本寂静的山村,小镇也悄然发生了变化。乡村与城市文化的碰撞交织,在青年人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也增加了文学内部的张力。这是一代人共同的记忆,无论当地人还是外来者,面对人生轨迹的突变,人们心底的“爱”又与命运、与处境、与利益、与关系、与机遇、与所有的一切因素牵绊在一起。他们“爱”的方式,就是他们处理自我与世界关系的方式。

小说里有几对典型的情感关系——首先是上海青年顾秋林与陆伊青青涩懵懂的爱恋。顾秋林的手风琴和陆伊青的歌唱舞蹈,他们的书信和诗歌,他们相互试探的眼神,还有那些说出或没有说出的心里话,始终飘扬在大地上空。这是小说中最纯粹的情感,它来自萌动的生命力,是对纯真、善良和美的向往。它看似犹疑、脆弱,总是被刻意地压制着,但生长的冲动是怎么也压制不住的,爱与被爱的冲动像无处不在的星火,闪烁、跳动,给人以希望。

其次是春山镇医生马约伯与李瑞芬跨越生死的分分合合。当冲动逐渐消失,人生沉淀下来的是什么?曾经赫赫有名的军医,患难夫妻,在战火中生死与共,他们如今的平淡、默许与愧疚,离婚又合葬,一系列反常的举动,其实也都是爱的应有之义。马约伯要面对的,不仅有历史的迷雾更有现实的无奈,他选择承担一切,这是一种苍茫的情感,如乡村一般深厚扎实,他们定居在春山岭,而这里,也是他们的归宿,他们爱的最终的见证。

此外还有彭击修与游仙桃、徐芳兵的纠葛。如果说前面两种爱情相对古典,它们关乎人生的来路和去处,更具有抒情性的话,三十岁的彭击修在爱情中的左右摇摆则更具有社会性,更理性,更复杂。这里凸显着城市化进程的影响,身份上的不甘与情感上的不舍、不得相互纠缠,他越是想战胜情敌,就越是战胜不了自己,越是想把握自己的人生,就越是在爱的漩涡中进退两难。

理解每一代人爱的方式

当然小说所写的不只有爱情,还有亲情、友情,爱也不光是温暖和甜蜜的,还常常夹杂着一些酸楚、惊慌,甚至是残酷,五味杂陈。但还不仅仅是这些。闻一多曾说,“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春山谣》正是用诗意的笔调、饱满的情绪,用一段段散发着旧日气息的情感故事,诠释了这一点。作为天赋的爱,是从生命中涌出来的,它绵延在时间里,成为一切行动的底色,也成为小说的基调。纵使命运有轻重缓急、高低起伏,但背后总有什么东西,在抚慰着他们。谁是写就这一切的诗人?小说主人公、文学青年顾秋林是。在他背后,千千万万的同代人也是。这是一部关于“50后”的青春小史诗。到了今天,我们之所以还会被具有年代感的故事吸引,还愿意去怀旧,去回忆,恰恰是因为在那一个个特定的时代社会里,有超越时空的东西,更靠近我们的本心,仍然能够感动我们。

也不只是感动,还有理解。如何理解爱,如何理解每一代人爱的方式?作者张柠的长篇小说三部曲创作计划,恰恰关注到了这一点。从上部《三城记》聚焦“80后”青年的都市生活,到此次《春山谣》书写“80后”的父辈,同样的青春主题,“爱”却不同,它从一种需求、能力,还原成生命力,更成为一种向往。继续追溯的话,到下一部书写“80后”祖辈的故事里,“爱”也一定会换上一副新的面孔。同样是表达爱,出发点不同,方式也不同,那么能够说我们真的了解父辈,了解我们的子代以及我们自身吗?或许只有回到时间里,才能找到答案。

把人还给时间,把文字交给记忆,用本心去聆听一首旧日的歌谣。“此后的几十年里,顾秋林每天都在做着同样的事。那是三件很小的事,但也可以说是三件很大的事:卖香烟,想陆伊,写诗稿。当年一起下乡的知青伙伴,有人发财了,有人亏本了;有人升迁了,有人下岗了;有人成功了,有人失败了。只有顾秋林没有变。他生活着,爱着,写着爱的颂歌。”这部小说的主题是爱,更是一部书写一代人青春的小史诗。